

# 浪花朵朵

□ 逢维维

穿好泳衣，戴好泳圈，我问孩子：“怕吗？”“不怕。我是后浪，爸爸是中浪，爷爷是前浪！”

跃跃欲试的孩子看着在海中畅游的爸爸说：“let's go，我拉着孩子的手冲向大海。”

海里到处是泳圈，甚至还有橡皮船，人们在海里面叫着、笑着、闹着；有的在打水仗，有的在漂游，有的在奋力游着；还有抱着泳圈在海边站着，等大浪来了在“唰”的一声中被冲回岸边，在尖叫声中，刺激极了。一个浪打过来，吓得我满嘴是沙，逃也似的跑到了岸上，孩子被爸爸推着向海中游去。

坐在岸上的我，看着大海中一个浮浮沉沉的脑袋，和一朵朵前扑后拥的浪花，在岸边撞击、破灭，重组，破灭，反反

复中，我竟恍惚起来，是大海里有这么多浪花还是这么多浪花构成了生生不息的大海？

孩子说得没错。爷爷是前浪，爸爸是中浪，他是后浪。无论是什么浪，我们都是人海中的朵朵浪花，正是这一朵朵浪花演绎着人海的丰富多彩和波澜壮阔，正因浪花的多变才有了丰富多彩，大而不同，美美与共的海纳百川的海。

是浪就要学会生存。作为浪花的本质是一样的，就是不断向前奔涌，不停向前奔跑，在礁石、狂风暴雨中历练，一次次奔涌，撞击，被灭，重组，再次奔涌，撞击，重组……无论是什么浪引前浪，后浪推前浪，还是各自浪奔浪涌，我们都要在顺风、逆风中

做“乘风破浪”的行家里手。孩子的爷爷是司机。公司车改后失了业，他就改开出租车，有网约车后就改开网约车。爷爷说，要随着时代的浪潮而改变奔跑的方向。手机的普及让街边的电话亭消失；网约车让手机打车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，很多岗位正在慢慢消失，公交车、超市的售票员，银行、火车站、高速公路收费站、地铁等无人自助平台越来越多，这背后就是工作瞬息万变，没有铁饭碗，每个人都会面临朝不保夕，随时失业。有时乘风破不了万里浪，但在时代的浪潮里会逆风而行，做一朵撞击破灭后仍爬起来奔跑的浪花，就不会变成死浪和废浪，爷爷说。

只要没有退场，都是浪啊。

不关乎年龄、性别、职业、年代。一代有一代的骄傲、担当和风尚；一代也有一代的麻烦、艰辛和困惑。我只想说，只要我们做到“尘埃之微，补益山河，萤烛末光，增辉日月”，就是推动大海奔腾的朵朵浪花。

“妈妈，妈妈快看，我和爸爸给你捡了一个大海螺。”孩子的声音把我从神思游离中拉回到当下，不知什么时候孩子把海螺扣在了我耳朵上，“好听吗？妈妈。”“好听，呜呜的，像号角”。我捂着海螺仔细倾听，一朵浪花，似一个跳跃的音符，一排浪花，似一组激昂的旋律，一海浪花，好像千军万马势不可挡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，何惧风流，还看奔跑中的朵朵浪花啊……

## 残破与生机

□ 明前茶

那天，几株厚穗狗尾草从景德镇烧裂的瓷器中钻出来，就像出壳的小锦鸡撩动它那毛茸茸的尾巴，绿色的芒穗上，微微发着紫晕。它们是活的。有的短如锦鸡的颈毛，有的长如锦鸡的尾羽，有的肥厚绚烂如锦鸡的头冠。在夕阳下，狗尾草的美让老徐心动神移。他把那尊破裂的瓷罐小心翼翼地从窑址旁取出，带回家去插花，除了插出摇曳生姿的尾草，他还在草下插了两枝短短的绣球花。一个花球是暖的，月白色，另外一个是冷的，嫩绿色，它们仿佛是水里两枚毛茸茸的月亮，在等待着狗尾草锦鸡从水面上飞掠而过，带动夏夜幽凉的水汽。

从这天起，家住北京的老徐经常往返景德镇，专门搜罗那些烧裂了的瓷器当花器，至今已经十年。他喜爱米白色、米灰色、青灰色和天青色的残瓷，觉得这样的瓷，壳被初生的禽鸟奋力啄破，里面正生长出中国人才懂得的美。

景德镇的朋友告诉他，瓷器的利刃师傅功夫到家，瓷器的壁利得越薄，瓷器本身的尺寸越大，越容易烧裂。因此残破的瓷器上也凝聚着很多人的辛劳。老徐此后便也注意收集那些大口径的破碗，那些碗，就像孵化火烈鸟的蛋壳一样，两头都裂开了，只能盛下一泓浅浅的水。一开始，老徐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当花器，呈现它们的生机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从街上路过，看到园林工人正在修剪小叶榆树。经得同意，老徐捡了一枝最粗的断枝。园林工人惊讶地目送他捧走一根高达一米五的粗枝。最后，在口径最大的破碗中插花，他只用了小叶榆的粗枝丫和附着其上的两小枝嫩叶。那嫩叶平平伸展，摇曳生姿，宛若一个精灵，从老树桩上跳脚走出，旋转着她的绿叶舞裙。老徐在小叶榆的下面插了两枝短小的火棘。小小的、密集的红果，就像一只大鸟带着它的孩子，俯身下饮水，亮出了它们红色的长喙。

八年前，老徐开始教授插花课。如何领略残破之物的价值？他不仅亲身示范，展示残瓷、残陶、缺角青铜器与花枝、芒草、树桩、苔藓、松果松枝的组合，还回溯至中国传统瓶花理念。老徐熟读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：“全国至少有三个地方抢着说桃花源就在自己的家乡。那么，桃花源究竟在哪里？我们应该回过

头，从《桃花源记》本身来寻求答案，‘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，便舍船，从口入……’学生们露出若有所思又困惑不解的神情。老徐解释说：‘朋友们，你可曾想过这‘初极狭，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’的形容，其实就是一个瓶子？也许从无人机上看，桃花源也许就像一个蕴含生机的瓷瓶，山为瓶壁，水与田，花与房舍，为瓶中景。从根本上说，这就是中国人审美的审美境界。瓶子一定是要崭新的、对称的、完整的吗？不见得。瓶子完全可以是古旧的、歪斜的、有着圆润破口的。’是的，如果你的精神世界足够开阔，你就会明白，桃花源也不见得那么规整与完美，但是它毫无怨艾，在残缺中求得无限生机，这也许就是桃花源的价值所在。插花，并放在自家几案上，就是与自己精神空间的桃花源日相对。如果你能从中领会残缺与生机之间的辩证关系，就能从挫折中找出希望。

老徐的学生当中，有专注于事业而婚姻破裂的知名律师，有为儿子出走十几年不曾回家的成功企业家，有名震一方的高三把关老师，教出了一批批的名校生，自家孩子却因网瘾要去看心理医生；有带大三个聪明伶俐的孩子，却感知自己一无所有的主妇……生活给予过他们，也曾剥夺过他们，甚至，给予的时候有多慷慨，剥夺的时候就有多无情。老徐告诉学生们，沧桑与鲜灵，苦涩与甘爽，沉郁与明亮彼此对照；生命中残缺的那一部分，是裂口也是生机。

老徐说，学习插花时，可以去看一看八大山人的画，看看祝枝山的行草，看看云门舞集的现代舞者，如何穿着撕裂的黑色麻衣，在翻腾起舞。插花教科书喜欢教人取枝叶婀娜者来插花，令作品的风格甜美圆润。其实，搭配残破的花器，还可以取枝叶如书画笔法者来插花，使其便塞有古意，或疏密斜正，各具意态，气韵贯通。

老徐的学生们已能别具慧眼地使用残破的竹壳热花瓶来插花，或者用老乡不小心磕裂了盖子的泡菜坛来插花，老徐从不嫌弃那些一文不值的花器，他说，插花没有什么定式。如果对着它，能让浮躁的心宁静下来，意识到已经打破了的罐子，在这世间亦有其可用之处，就是一款动人作品。

声：这哪里是人磨磨呀，分明是磨磨人嘛！

“磨磨人”，三个字，猛戳我心。是呀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我们都是一粒石子，被流水、砂石磨砺得从棱角分明，到光滑如玉，直至成沙成尘，便是一生。

那日拜访一位老先生，求幅字，他欣然应允。老先生展示宣、镇纸、选笔，老太太取砚、握墨、研磨，两头发银相伴左右，默契不语。

我问老太太：为啥非要磨墨，用墨汁也好呀。她瞅了老先生一眼，道：年轻时，他性情刚烈，在单位锋芒毕露，稍不顺意便与人争辩，非争个高下，吃了不少亏，窝了一肚子火，回家常常吵架。练字是我逼他的，磨墨也是我硬要求他的，就是要磨磨他的性子。

果然，在家里，人磨墨，墨也磨人；在单位，人磨事，事也磨人。慢慢，他变得谦和、豁达，人缘好了很多。虽没当啥官，可工作之余，读书、写文、练字、喝茶、交友都沒落过，如今真像是个老先生呢！老先生提笔蘸墨时，微微一乐：磨墨，消磨了一辈子，把我磨静了、磨平了、磨钝了，也磨老喽！想想，挺好！

“怀瑾握瑜”。四个大字潇洒飘逸、柔中带刚，算是老先生对我的激励与祝福。我深懂其义，自此视其为人生信条，照亮余生。的确，瑾与瑜，皆为美玉，皆是山中玉石籽料细琢而成。人品亦是如此。

磨，不单单是“推着石磨”消磨光阴，耗蚀生命，更应是“铁杵磨成针”的琢磨，“玉经磨多成器”的琢磨，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琢磨。在渐渐被时光磨短的人生中，磨出精彩无限，磨到无悔落幕。



盐湖 李海波/摄

## 桃花酿

花半开，酒半醉，这是最美的状态。那个晴空万里的午后，在苍山洱海间的大理喜洲，和朋友在小酒馆里品尝酒家自制的桃花酿。之后骑单车去海舌岛，山水田园，风景如画，留下的印象如此之好，以至于在平素的都市奔忙中，思绪常飞回那个小镇去。

秋天只是它们的分水岭，也是它们走向平静的开始。一到冬天，呼啸的瑟瑟北风，摧枯拉朽地把干枯的叶子从枝杆上拉断，脱离枝杆的叶子便进入了水的世界，慢慢地被浸泡，被增重、被拖曳，终于有一天沉入水底与淤泥融合在一起，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！雪，一场接着一场；冰，越结越厚，最终仅存的几根荷杆也倒下了……即使雪融冰化，往日的喧嚣没有了，寂寥的荷塘只是多了一两个穿着皮衣的淘藕人，他们把从淤泥中淘上来的藕洗净，码放在特别大的（跟个小船似的）塑料盆里，然后推向岸边，装车拉往菜市场……

从光鲜、繁华和喧嚣，走向平凡和静寂；荷，是这样，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记得哪位哲人说过：“我哭过，我笑过；我风光过，我落寞过；我失去过，我也收获过……这个世界，我来过。”

哦！这世界我们都来过，我们就像荷一样，无愧于这个世界，即便安静如初……

其实我是喜欢酒的。

小时候看惯了父亲呼朋引伴在家里开席的场面，酒令喊得山响，温情而热烈。在大学宿舍里和同学打牙祭，酒瓶满地滚。毕业实习时住在长江边的橘林里，为打发闲散的时光，常央求去巫山买菜的“值日生”，顺便多带点酒回来。静夜无眠，常爬到二楼平台去，在云雾缭绕的山间，独对大山大河，拿枝头青黄的橘子下酒。也有一次集体开饭，不仅喝光了一周的储备，连带着把房东家的米酒也一扫而空。

其实我是喜欢酒的。小时候看惯了父亲呼朋引伴在家里开席的场面，酒令喊得山响，温情而热烈。在大学宿舍里和同学打牙祭，酒瓶满地滚。毕业实习时住在长江边的橘林里，为打发闲散的时光，常央求去巫山买菜的“值日生”，顺便多带点酒回来。静夜无眠，常爬到二楼平台去，在云雾缭绕的山间，独对大山大河，拿枝头青黄的橘子下酒。也有一次集体开饭，不仅喝光了一周的储备，连带着把房东家的米酒也一扫而空。

酒要少喝，但哪能不喝呢！桃花酿，单听这个名字，就让人无法拒绝。

第一次听说桃花酿，是从一位朋友口中。他说这种小酒入口微甜，十分清爽，还有桃花香味。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但当时并没奢望能品尝到。缘分来得好快，不久就去了大

大学毕业前夕路过信阳，住在老友宿舍，异乡重逢，在小饭店里喝到记忆朦胧，三个人挤在一张小床上，睡得昏天黑地。工作后仍不知顾忌，酒桌上常四处找人碰杯，有次竟连啤酒都喝昏了头，从此懂得了收敛。

最近十年，被大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奔走，倍感时光如水流逝，偶然回头时发现，半辈子好酒的父亲和岳父都老了，受健康所困不得不戒了酒。每次饭桌上看到父亲面对酒杯的复杂神情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我渐渐明白，大概每个人身体的解酒能力是有限的，一生喝多少酒早已确定，年轻时喝猛了，余量就不足了。为避免多年后“晚来天欲醉”时缺失了酒，年少时就得悠着点。

酒要少喝，但哪能不喝呢！桃花酿，单听这个名字，就让人无法拒绝。

第一次听说桃花酿，是从一位朋友口中。他说这种小酒入口微甜，十分清爽，还有桃花香味。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但当时并没奢望能品尝到。缘分来得好快，不久就去了大

理，在这位朋友的带领下走进一家酒馆，刚好就有桃花酿。豪饮一番仍意犹未尽，又狠狠打包了十多瓶，吩咐店家发回广州。

加班后的深夜，天籁里独坐，慢慢品着桃花香，度过许多寂静的时光。

我的柜子里，除了白酒、红酒，有自浙江归来就喜欢上了的绍兴黄酒，还有几瓶桃花酿。偶尔想起，小酌一番，发会呆，在喧嚣的都市深处，偷得几分心灵的清静。

“桃花流水鳜鱼肥”“杏花、春雨、江南”“梨花风起正清明”……这些关于花儿的缤纷色彩，饱蘸着浓重的诗意，想起来馨香就漫过心头。走过童年，再也没能回到儿时的原野，很少有心情放慢脚步欣赏一朵野花、一片春光。或多或少，心底积累了不少遗憾。因此那个午后开始深深喜欢上桃花酿，多少有怀旧情绪在其中。

冰箱里藏几瓶桃花酿，就像小心藏了一季春天。打开来倒上一杯，只闻那花香，似乎就能瞬间穿越时空，重温到记忆深处，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……

老袋把老岑送出家门。老岑离去后，我笑老班长真够客气的。老班长笑着说，没啥，他拿些农产品来，我回他一些上好的茶叶，还有亲戚从香港带回来的朱古力和糖糖饼。我大吃大喝，你这可是回南大过西北哟。老班长又笑着说，都是老同学，礼尚往来嘛。

几天后，老冷约老班长在某茶庄喝茶，单刀直入地问，老班长，老岑前两天为孙子考上重点高中宴请亲戚和一些老同学，真没跟你说？

那没啥。老班长柔声说。

老冷又提及代价一事。

他真这么说的？老班长脸上的肌肉猛地抖动了一下。

老冷点了点头。

老班长笑了笑，马铃薯呀，萝卜干之类，也是一种代价，老岑说得没有错。

老冷一副打抱不平的神态，嘿！同学们都说老岑的不是。你咋不生气？

生气有用吗？老班长又笑了笑。

老岑为庆祝孙子考上县重点高中，除了请了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外，还特地为部分老同学安排了两桌。

这天中午，二十多位老同学陆续到场，眼尖的同学发现，没见老班长的身影，是还没到，还是老岑没请他？爱管闲事的老冷朝在门口迎客的老岑努努嘴，老班长请了没？切！请他做甚？老岑一脸的不屑。

老冷打了个愣怔，一脸没趣地回到老同学台位，立马有几个老同学催问咋回事。老冷如实相告，一帮老同学像炸了锅似的，有的说，别人不请正常，老岑跟老班长像一个人似的，咋能不请？有的在猜测，是不是两人间闹掰了……

不可能，不可能呀……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

不一会儿，上菜了，满大厅尽是推杯换盏之声……

约摸半个小时后，老岑的亲戚们陆续散去，老冷也喝得差不多了，老冷又

似笑非笑地说。同学们在小声嘀咕，咋能这么说……

老岑左上青筋暴起，瞬间又皮笑肉不笑地说，我也不再藏着掖着了，我知道，你们都觉着老班长有恩于我。但他帮我是有代价的。

代价？啥代价？众同学哗然。

老岑似乎觉得说漏了嘴，沉吟了好一会儿，一改尴尬的颜色，嬉笑道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

差不多了，散了吧。一直没有吭声的老单一声喊，老同学陆续离去。

当晚，除老岑和老班长外，其他同学都收到老单的邀约，明天去喝早茶。

第二天早上，二十多位老同学一到齐，老冷迫不及待地问老单，哎，你是老班长的第二个铁哥们。你约喝早茶，没叫老班长和老岑，是有话跟我们说，而且话题与他俩有关吧？

是。今天想为老班长说几句公道话。老单亮开嗓门：走出校门后，我一直与老班长有联系，对他和老岑的往来较了解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老班长当上了县卫生局局长。老岑在老家的镇卫生院当医生。见老岑三十好几仍单身，老班长让爱人牵线，介绍老岑在县医院娶了个护士。多年后，年近50岁的老岑在老班长的协调下，调到县医院。不久，老班长又资助老岑在县城买了一套二手房。

老单呷了口茶水，有些激动地继续说，老岑本应感恩老班长，可他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如果昨天我不在场，也不相信这是真的？真是“缺一不可”哦，老班长帮他再多也白搭，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一次没帮他，就以怨报德，甚至往老班长身上泼脏水。我了解老班长，他不可能要老岑啥代价。记得有个周末，我去找老班长，刚进门，正好碰见老班长拎着大

老袋把老岑送出家门。老岑离去后，我笑老班长真够客气的。老班长笑着说，没啥，他拿些农产品来，我回他一些上好的茶叶，还有亲戚从香港带回来的朱古力和糖糖饼。我大吃大喝，你这可是回南大过西北哟。老班长又笑着说，都是老同学，礼尚往来嘛。

几天后，老冷约老班长在某茶庄喝茶，单刀直入地问，老班长，老岑前两天为孙子考上重点高中宴请亲戚和一些老同学，真没跟你说？

那没啥。老班长柔声说。

老冷又提及代价一事。

他真这么说的？老班长

脸上的肌肉猛地抖动了一下。

老冷点了点头。

老班长笑了笑，马铃

薯呀，萝卜干之类，也是一

种代价，老岑说得没有错。

老冷一副打抱不平的神